

#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 第五卷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基佐

*F.P.G. Guizot*

APL857577-0

ISBN 0-19-586800-5



9 780195 868005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五卷

[法國] 基佐著

沅芷 伊信譯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mbay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5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五卷

François Pierre Guizot 著  
沅芷 伊信 譯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 19 586800 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17th 5/2



##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 目錄

第六十講	1
第六十一講	15
第六十二講	39
第六十三講	51
例證和歷史表	73
歷史的例證	271
譯名對照表	401



## 第六十講

法國的第三等級——它的歷史的重要性——它一直是我們文明的最積極和最有決定性的因素——這件事很新奇；像這樣的事在世界史上從未看到過——它的民族性；第三等級在法國獲得了它的充分的發展——第三等級與自治市市民之間的重要區別——十一和十二世紀自治市市民的形成——這個運動的廣度和力量——說明它的各種制度——它們是狹隘而不完備的——這個時代城鎮居民的各種來源——1. 在其中殘存着羅馬的自治市市政制度的城鎮——2. 雖然沒有建設成爲自治城鎮但已在發展中的城市和城鎮——3. 嚴格意義上的自治城鎮——這些不同的成分聯合起來組成第三等級。

先生們，我先將嚴格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它的各種成分，它們之間的種種關係和它們的興衰變化告訴你們。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一種在封建社會外部和在其上面興起和增長的勢力，一種與封建勢力不相干的勢力，一種屬於另一種出身、另一種性質的又是命定要與它們鬥爭並消滅它們的勢力，即王權的產生和增長。我今天開始同樣看到，在封建社會之外和之下興起和增長另一種社會，也是另一種關係，另一種性質的，又是命定要與它們作鬥爭和消滅它們的勢力，我說的是平民、城鎮居民、第三等級。

我們這一部分歷史的重要性是很顯著的。誰都知道第三等級在法國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一直是法國文明的最積極最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畢竟可以這樣說，它決定了法國文明的方向

和它的性質。從某一社會觀點、並就其與我們領土內並存的各個階級的關係來考慮，這個被稱為第三等級的階級已逐漸地擴展和提高自己，起初有力地改變了、接着戰勝了、最後吸收同化了或幾乎吸收同化了一切其他階級。如果我們以一種政治觀點來看它，如果我們就其與國家的一般政府的關係來研究這個第三等級，我們開始時看到它在六個世紀裏一直與王族聯合在一起，致力於摧毀封建貴族制度而代之以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央權力，即純粹的君主制度，至少在原則上非常接近於絕對君主制的制度。但第三等級一旦取得了這個勝利並完成了這個革命時，它就追求另一個新的制度了；它遇到了這個它曾大力協助其建立的這個獨一無二的絕對權力，便着手使這純粹的君主制度變成君主立憲制度，並同樣取得了勝利。

因此，不論我們從哪一方面看它，不論我們是研究社會的逐漸形成，還是研究政府的逐漸在法國形成，第三等級是我們歷史上一個巨大的事實。它是支配我們文明的各種勢力中最強大的勢力。

先生們，這件事不但是巨大的，而且是新的，是世界史上沒有先例的。在近代歐洲之前，在我們法國之前，像第三等級的歷史那樣的東西從未看到過。我要迅速地將亞洲和古代歐洲各主要民族指給你們看：你們可以在它們的命運中看到幾乎一切曾使我們自己的命運動蕩不安的偉大事件；你們將在那裏看到各種不同的民族的混合物，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所征服，征服者屹立在被征服者之上，各階級之間深刻的的不平等，在統治的形式和權力的範圍方面頻繁的變動。在任何地方你們都不會遇到這樣一個社會階級，它起步時地位很低、很荏弱、被人看不起，幾乎覺察不到它的起源，它通過不斷的運動和不斷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逐個時代加強自己的力量，不斷地侵犯和

併吞它週圍的一切，權力、財富、權利、影響力，改變社會和政府的性質，最後變得如此有勢力，以致我們可以稱它為實質上的國家。在世界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現過像我們研究的那些時代的社會狀況的外貌；但它們僅僅是純粹的外貌而已。我要把亞洲最大的四五個國家指給你們看；你們將會看到，它們並沒有提供任何類似我現在指給你們看的那種事實。

例如在印度，外國人的入侵，各種民族在這塊土地上的移徙和定居都是頻繁地一再重複的。結果如何呢？種姓的永久性沒有受到絲毫影響；社會依然被分成一些截然不同和幾乎不可改變的階級。沒有一個種性侵犯另一個種性的事；沒有由於一個種性的勝利而普遍消滅種性制度的事。在印度之後，我以中國為例。歷史證明，那邊也有許多次類似日耳曼人征服近代歐洲那樣的征服；蠻族征服者不止一次地定居在一個被征服人民的國家裏。結果怎樣呢？被征服者幾乎吸收同化了征服者，而不可改變性仍然是這個國家的主要的特性。看看土耳其人和他們在西亞的歷史吧；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隔離仍然是不可戰勝的。消滅征服的這第一個結果並不是任何社會階級、任何歷史事件所能辦得到的事。現在小亞細亞的狀況，土耳其人侵犯的那部分歐洲的狀況，幾乎同開始侵犯時一樣。在波斯，類似的事件一個跟着一個地發生。各種不同的民族集合並混合在一起；他們僅僅結束了一種巨大的不可克服的已持續了幾個世紀的混亂狀態，絲毫沒有改變這個國家的社會狀況，那邊也沒有任何變動和進展，我們也不能辨認出任何文明的發展。

我只對你們介紹了非常籠統、非常粗略的概況；但我要尋找的重大事實已充分地展示在那裏了。你們決不會，我說你們決不會，在一切亞洲國家的歷史中找到任何像在歐洲、在第三等級的歷史中發生的那種事情，儘管某些事件的外貌極為相似。

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古代歐洲，希臘、羅馬時代的歐洲最初你們會認為你們已看出了某些相似之處；切不可自己欺騙自己；這僅僅是外表的相似，而相似並非就是真實；那裏也沒有任何第三等級的範例，也沒有第三等級在近代歐洲的命運的任何範例。我無需用希臘各共和國的歷史來纏住你們；它們顯然提不出任何類似的特色。聰明人認為，完全像自治市自由民反抗封建貴族的鬥爭的唯一事實是羅馬的平民與羅馬的貴族的鬥爭；人們曾不止一次地把它們作對比。先生們，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對比。在我說出錯誤的原因之前，請看看下列簡單而驚人的證據。羅馬平民與羅馬貴族之間的鬥爭是從這共和國嬰幼時期開始的。這個鬥爭不是像我們在中世紀時那樣是一個在力量、財富和榮譽方面遠為荏弱的階級的緩慢而艱難的，不完善的發展的結果，這個階級逐漸發展和提高自己地位、終於和這個高貴的階級進行了真正的搏鬥。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明明白白的。尼布爾的傑出的研究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尼布爾已在其《羅馬史》中證明，羅馬平民反對羅馬貴族的鬥爭並不是一個長期被貶低的可憐的階級的逐漸進展的費勁的解放運動，而是一種後果，可以說是征服戰爭的一種延長，是被羅馬征服的各城市的貴族力圖分享征服者貴族的權利。

羅馬平民的家族是被征服人民中主要的家族。他們被移居到羅馬並由於戰敗而被置於低微的地位，但他們是同樣的貴族的、富裕的家族，四週都圍着一些受他們保護的食客，這些食客最近在各自的城市裏都很有勢力，同時能同他們的征服者爭權。毫無疑義，這裏沒有任何類似近代資產階級的那種緩慢、曖昧而痛苦的努力，他們通過無窮的困難從奴役的核心中或從接近奴役的狀況中擺脫出來，使用幾個世紀的時間不是從事於爭奪政權而是去爭取自己的世俗生活。我重複說一遍，我們的第

三等級是世界史上迄今沒有先例的一個完全屬於近代歐洲文明的新的事實。

先生們，這不僅是一個重大而新穎的事實，而且對我們有着十分特殊的關係；因為，用一句今天已被大大地濫用的話來說，它是一件明顯地屬於法國的事情，基本上是一件有民族特色的事情。資產階級，第三等級，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法國那樣得到如此充分的發展，享有如此廣闊、如此富饒的一份命運。在整個歐洲，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德國，在英國以及在法國，都有城鎮，同時那裏不僅有而且到處都有城鎮，但法國的城鎮並不是那些在中世紀時曾以城鎮的名義在歷史上起過最大的作用，據有最重要的地位的那種城鎮。意大利的城鎮產生了一些光輝燦爛的共和國；德國的城鎮已成為自由的獨立自主的城市，它們都有它們獨特的歷史，而且在德國的總的歷史上發揮過巨大的影響；英國的城鎮則與一部分封建貴族聯繫在一起，並已和他們組成了議會中的一個院，即不列顛議會中有勢力的這個院，因而在他們國家的歷史上很早就起着強大的作用。法國的城鎮在中世紀時，在那個名義下，遠沒有昂揚到那種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那種歷史地位；然而只有在法國，城鎮的居民，即市民階級，能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發展，最後在社會裏取得了最有決定性的優勢。整個歐洲都有城鎮，但唯獨在法國有一個第三等級。在 1789 年引起法國革命的那個第三等級是我們在別處怎麼找也找不到的，屬於我們歷史的一個命運女神和力量。

因此，先生們，從任何方面的關係來說，這個事實都值得我們予以最深切的關懷；它是偉大的，它是新穎的，它是有民族特色的，我們也不缺少任何關於它的重要的、富有吸引力的資料。因此，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它。我不能在這一年裏把它的

各方面的情況都介紹給你們，也不能使你們看到第三等級逐步發展的情況；但我將努力在剩下的短時間裏比較精確地指出它從十一世紀到十四世紀的主要發展階段是甚麼情況。

先生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都把法國城鎮的起源和最初形成與十二世紀聯繫在一起，他們還把它的起源歸功於國王們的政策和干涉。在我們的時代裏，有人對這個體系提出了質疑，這是很有好處的。一方面，有人堅持說，城鎮的起源比一般所說的古老得多，它們遠遠在十二世紀之前就以這個名稱或類似這樣的名稱興起來了；另一方面，有人說它們並不是王家的政策和特許的成績，而毋寧是市民們自己的勝利，城鎮反對貴族老爺們的造反的結果。我的朋友奧古斯丁·梯葉里先生在其《關於法國史的書簡集》的後半部裏提出並以罕有的才能加以辯護的正是這後一種體系。

先生們，我擔心這兩種體系都不是完善的，一切事實都不能在那裏找到自己的地位，而爲了正確地了解第三等級的真實的起源、真實的性質，必須考慮到遠爲繁多的情況，同時加以更致細和更高的考察。

毫無疑問，十二世紀時，在法國的各城鎮中已完成了一個偉大的運動，它使它們的地方有了一個轉機，並給它們的歷史造成了一個新時代。簡單地概述一下就足以使你們相信這一點。打開《國王法令匯編》，你們就會看到那裏在十二、十三世紀時有很多很多關於各城鎮的法令。它們顯然是從各個方面產生出來的，而且日益變得重要而成爲政府的一項重要的事務。我已把各種法令，包括關於各種特權的執照和特許狀，關於內部規則和由王家權力機關頒發的關於十二世紀的城鎮的其他文件，作成一張法令報表。從此我們獲悉這部《法令匯編》裏包含的關於各城鎮的法令是：國王胖子路易的有九件；路易七世

的有二十三件；菲利浦·奧古斯都的有七十八件；路易八世的有十件；聖·路易的有二十件；勇夫菲利浦的有十五件；美男子菲利浦的有四十六件；路易十世的有六件；高個子菲利浦的有十二件；美男子查理的有十七件。

因此，單單在我們研究的這個時代裏，單單在一個集子裏，我們就看到了 236 件以平民為主題的政府法令。

關於任何其他問題，這個時代都沒有留下如此大量的官方文件。

要看到，這裏的問題並非僅僅是關於王家頒發的法令的問題。對於分享法國領土的各個大諸侯，也可能作類似的工作。你們知道，國王們並不是頒給執照和下預城鎮事務的唯一的人物；每個領主，如果他在自己的領地裏有城鎮的話，都有權支配其命運或權利；而如果我們能夠把這種由城鎮引起的從十二至十五世紀的法令全部收集起來的話，其數量一定是很龐大的。但我向你們提出來的這個看法，雖然僅限於王家的法令，已完全足以使你們對於在這個時期前後爆發的巨大的運動，對於城鎮的存在和第三等級的發展，有一個概念。<sup>①</sup>

先生們，對這些法令僅僅看了一眼，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我看是不可能使我們全都了解我剛才想到的關於法國城鎮的起源及其早期歷史的兩種學說體系中的任何一種的。最粗略的考察指出，在這 236 個法令中，三類事實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有些法令說到市鎮，說到自治城市的種種自由和習俗時好像是在說到一些古老的、無異議的事實似的；它們甚至沒有明確地承認這些事實，它們不覺得有必要給予它們一個確切的形式，一個新的日期；它們修改它們，擴大它們，使它們適應於一些新

---

① 參看本卷末尾對這個觀點和這裏提到的法令的分析。

的需要，適應於某種社會狀況的變化。另一些法令的內容是爲了某一個鎮、某一個市的利益而讓予某種特權、某種豁免，但沒有讓它組成一個真正的社團，也沒有給予它獨立的管轄權，任命自己的官吏的權和可以說是自治的權；它們免去某些地方居民的某一種稅、某一種服務；它們對他們作了某種約許；特許的種類是多種了；但它們不給予政治上的獨立。最後，有一些法令允許居民組成真正的社團，也就是說承認或給予居民結社的權利，互相約定忠誠互助對付任何外來暴力或冒險行爲的權利，任命自己的官員的權利，集會、討論、總之是在自己的城牆之內行使一種類似封地所有者在自己領地內行使的那種主權的權利。

先生們，你們看，這些就是三類截然不同的事實，它們基本上表明了各不相同的市政制度。這種在十二世紀的官方文件裏表現出來的差異，在歷史上，在各種事件中，同樣可以看到；而且通過評論它們，我們可以達到閱讀特許狀和執照的同樣的結果。

首先，你們可以回想一下，我曾說到過羅馬市政制度在蠻族入侵後在許多城市裏繼續存在。說羅馬市政制度並沒有隨着帝國而消亡，這在今天是一個公認的論點。我已向你們指出過，它在七、八世紀時，特別在南部高盧諸城市裏仍然活着而且很活躍，在南部高盧，羅馬的色彩遠比北高盧爲濃。我們在九世紀、十世紀和十一世紀裏同樣看到它。雷努阿爾先生在其《法國市政法歷史》的第二卷的後半卷裏澄清了這一事實。他爲許多城市，包括佩里格、布爾日、馬賽、阿爾勒、圖盧茲、納爾榜、尼姆、梅斯、巴黎、蘭斯等城鎮，以不懈的精力從八世紀到十二世紀逐個時代地收集了市政制度的痕迹。因此，當那能表明其特色的偉大運動在這最後一個時代在這些城鎮的所在地



爆發時，對於那些已經擁有一個如果不是類似那即將誕生的、至少也是足以滿足人民需要的一個市政制度的城市來說，已沒有甚麼需要做的事了。因此，有許多城市的名字在十二世紀的自治市特許狀裏是看不到的，但它們同樣享受着主要自治城市的種種設施和各種自由，有時甚至還擁有公社（*communitas*）的名義，例如阿爾勒市。這些顯然都是帝國滅亡後仍然存在着的羅馬城市，它們無需新政權頒發一個法令來承認或建立它們。

這是完全確實的，從八世紀到十一世紀末，這些自治城市的存在，在歷史上似乎是很罕見和很混亂的。對此，有甚麼可驚奇的呢？在這種混亂和曖昧狀態中，對城鎮或是市政制度來說，任何事情都是不奇怪的。在九世紀和十世紀時，封建社會本身，即征服者、權力和土地的主人的那個社會是沒有歷史的，要探索其命運的線索是不可能的。那個時候，財產幾乎完全聽憑武力命運的擺佈，各種典章制度簡直毫無保障、毫無系統。一切事物都成為動蕩的無政府狀態的犧牲品，因此任何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性、任何歷史的明晰性都不能看到。歷史需要某種秩序、某種連續性、某種光亮；它只依靠這種條件而存在。在九世紀、十世紀時，對任何一類事實、對任何社會地位來說，既沒有秩序和連續性，也沒有光亮，到處是混亂的天下，只有到了十世紀末，封建社會才擺脫了它，真正成為歷史的主體。遠為荏弱和曖昧的自治城市社會怎能不如此呢？許多羅馬自治城市仍然存在，但對任何一般事件毫無影響，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我們看到一些珍貴的文獻和這個時代的可憐的編年史家對它們保持緘默時不必感到驚訝。這種緘默是從社會的一般狀況中產生出來的，並不是由於完全沒有種種典章制度和自治城市的存在。封建社會在普遍的黑暗和混亂中形成自己，羅馬自治城市也以這種方法使自己長期存在。